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第二十回 貪污吏欺心畢露 忤逆兒故態復萌

卻說新任大同知縣，乃是浙江紹興府人氏，姓洪名鵬程。這人雖是進士出身，只用了個榜下知縣，卻是鑽營諂媚的小人。自中進士之後，他便說：「現在世情，不是人力，就要有錢，方可升官補缺。我們這窮進士，若不謀幾封京信，雖分發外省，也斷不行。」他就在京中尋了門路，拜與葉槐做了門生。卻巧分發山西，就與他求了兩封信，把本省的督撫請他照應。奈因到省數月未曾出缺，正是無處安插，卻巧大同縣知縣被葉槐參革，此缺例應外補，就把洪鵬程請補上去。又是葉槐的門生。自然穩准，不會批駁。那府缺卻是內選出來，也是葉槐的同年，叫劉用賓。當出京的時節，葉槐就拜託了這人，請他到任以後，照應兒子。又寄了一信交與他，請轉他交洪鵬程。所以他兩人得了部復，就來上任，次日先到葉開泰那裡拜會，百般趨承，只想開泰家中有信進京，在家信中代他說些好話。這日王活嘴聽見夏國華病故，就歡喜非常，來到開泰書房，見著說道：「少爺只愁那件事不成。現在可是無慮了。」開泰還不知何事，忙問道：「究是何事？如此歡喜？」活嘴道：「夏國華前日交卸之後，原想料理兩日，搬回家鄉。那時倒代你著急，深恐他去遠就不好說話。那知他就得了一病，昨日晚間已死，現在夏均祥一人作主。只要把他些好處，還怕此事不成麼？」開泰搖頭道：「不行不行。夏國華這官明明是我爹爹參奏，此刻他又死去，均祥豈不恨我？從那日來過之後，至今日俱未前來，我怕這事也是徒然。」活嘴道：「你不必問，我包管代你辦好。」開泰以為他這說謊話，不過想格外要我，料想不能成的。那知王活嘴辭了出來就到縣裡去會洪鵬程。

洪鵬程見是葉開泰那裡的人，怎敢怠慢，隨即出來接見。行禮已畢，王活嘴道：「父臺蒞任以來，敝居停日日稱道說，彼此以後均可關顧。前日有家信進京，甚說父臺的德政，想不日就要高遷的。」洪鵬程本是小人，聽見這話，已是心癢難撓，連忙起來謙遜一會，說道：「本來考師厚恩，加上世兄如此青眼，格外感激的了。」王活嘴接著說道：「這皆不算甚事。」王活嘴又顯出分懷惱的樣子，洪鵬程連忙問道：「究是何事，何妨說明？如可盡力，敢不幫忙？」活嘴就將夏家求親的話對他說了一說道：「這事如能做成，不但我們少爺承情，連我們老大人總要感激。屢次家信催他擇婚行聘。奈他選擇太苛，故至今未定。難得現在有這人家。父臺能從中為力說成此事，豈不是連老大人皆欲感激？」洪鵬程聽了這話，就滿口答應道：「連日衙中例行事件尚未佈置大定，且夏家又是新喪，遽然前去。也不便說話，稍等幾天設法便了。」

王活嘴又囑了一回，然後回來。

過了幾日，又聽見夏均祥要料理回籍，他又來至衙中催促，故此洪鵬程到夏家上香。均祥以為他是新任知縣，念同寅情面特來行禮，趨陪之後，又出幃來謝。洪鵬程趕著說道：「本縣盡禮來遲，諸望恕罪。」均祥謝了一回道：「苦決昏迷，不敢回拜。」只得仍進幃去。洪鵬程坐了一會，也就回衙。到了晚間，忽然縣裡來了一人，拿著洪鵬程的名片說：「洪老爺給這裡少爺請安，請少爺終七之後進衙，有要話面談。」家人將話傳了進去，夏均祥也不知何事，疑惑仍是交代上的事，隨即招呼家人出去說：「後日盡七，稍停兩日，本要前去面謝的，有話臨時面談便了。」過了兩日，夏均祥就去謝洪鵬程，將他請進，彼此敘了寒暄。洪鵬程開口便問道：「聞說尊大人在此官聲頗好，何以與葉大人意見不合，至受此屈？現在豈不為難，究竟是為何事？何妨聞談一回。小弟與他家本是師生，如可轉環，定當為力。現下雖在服中，起服之後，老哥也要出山為官，有此一條梗塞，終非好事。是以前日請足下過來，好在俱是同寅。豈不能彼此兼顧。聞說令妹還未出閣，以後有許多心事，何不趁此把疑團除去？」均祥見他說這話不是無因。乃道：「這事也難理解。」

小弟只因先君在日古道自居，所以不能盡如人意。老哥要問此事，葉府王瑤全行知道。老哥問他便知底細了。」洪鵬程本是個刁頑人，見他說這話，後又道：「王瑤也曾略言一二，只是怕老哥主意不定。若果可行，葉府那邊總可想法。我看老哥自己打點主意才好。」

均祥聽他說這話，明知他曉得以前事件。雖是夏國華為這事氣死，他究竟是個勢利人，心猶不死。心下想道：我父親現在已死，格外無人靠背。能將這事做成，不怕葉家不照應我。也就說道：「這事小弟本來情原，但是華家那裡須人說項，將事平妥，方才能行，不然終有糾葛。」洪鵬程知道他已是答應，也就說道：「只要老哥做主，那裡總有我作主便了。」夏均祥當時並不遲疑，也不顧他父母的意思，與他妹子的名節，反而謝了洪鵬程，滿口請他為力，告辭出來。這裡洪鵬程隨即著人把王活嘴請來，將夏均祥的話對他說知。活嘴道：「這事不難。聞說華家的媒是萬鈞與湯德元兩人做的，萬鈞現已革職，不在此地。這湯德元乃是鎮董，只要父臺將他傳來，說以利害，那怕他不行？」洪鵬程又問了些細底，活嘴辭去。

隨即傳了號房到湯家鎮去請湯德元，可巧湯德元不在家。

原來湯德元因夏國華交了二千銀子代華家生息，仍叫陶五買賣針線把銀子與他家度日，華太太全不知道，隨後夏國華身死，他叫兆琨前去弔唁，華太太仍是不行。說他既嫌我窮，此時何必前去。等到兆琨發達，那時我不去，他便要來。湯德元雖不便勉強，那知湯俊全不留心。

在家聽父親議論夏家兒子，雖然不好，夏國華卻為他用了苦心，連自己官被參了，現又身死。華兆琨去也不去，未免薄情。而且這兩千銀子還存在這裡，我亦不好深說。

湯俊聽了這些話，次日來至華家，便一長一短，告知兆璧，這才大家明白，華太太更加難受。因道：「人家窮不得，一窮便受人欺。還是夏國華正道，若與他兒子一般，如何說法？現在他家既如此，我不知道這二千兩銀子也罷，既已知道，還是送去的好。」當下又把湯德元請來，與他說知。湯德元道：「這事夏均祥本不知道，你此時送去，雖是好心，日後他反說不止二千兩，那真有口難分辨。我意不如仍存在此，以後加倍還他。何必現在去尋話說？倒是讓兆琨去一趟，盡點心就是，死者面上也過得去。況這事趙夫人未必不知，不過是均祥一人勢利，其餘皆無此心。若決意不去。人情上未免太薄，我意等他們臨行時去走一趟為是。」華太太聽了這番話也甚有理，因即答應。

這日湯德元進城，正逢夏國華七期，他便前去行禮，並打聽出喪日期，夏均祥也就告知了日子。湯德元回來，又去告知華家。那知城裡有了變動，前來請他，他卻不知。比及回來，聽說洪鵬程請他說話，甚是疑惑。道：與他尚未謀面，忽然請我，有何話說？聽說他與葉家一類，莫非就代他說話麼？正在疑惑，只見兆璧走來，說道：「夏家有人來請兆琨。」湯德元一驚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